

袁世凯去世,第六子袁克桓推迟婚期

6



王碧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与其五夫人杨氏后裔的百年家族史,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委员,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上期回顾】

袁世凯的五夫人杨氏是一位严母,给儿子们立的门风家规相当严格。她去世后,没和袁世凯葬在一起。

家族档案

袁克桓出生于农历丁酉年腊月初一,公历1898年1月3日,是袁世凯第六子,是五夫人杨氏的第一个孩子,字巽安,后改名心武。

1898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值得感慨的一年。这一年,袁世凯三十九岁,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帝召见三次。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和袁世凯夜访荣禄,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维新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成为百年谜案。1898年,袁世凯躲过了戊戌变法这一劫,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政治舞台一颗上升的新星。

袁克桓是杨氏的长子。长子在父母面前,必须要“孝”,父母死后,他必须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所以杨氏对他的管教和期望是同步的,既爱又严。

1909年,袁世凯回籍,携眷眷在河南彰德洹上村赋闲,表面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对自家孩子的事也常常挂在心。袁世凯沿用旧式家馆的办法,将众多的儿女分在男馆和女馆学习。

袁克桓此时学习的大部分是四书五经、孔孟儒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几乎整天都在家里“办公”和会客,忙极了。有一天,袁家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人要派人杀害他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在这次事件之后,袁世凯考虑到,今后全家如果还住在彰德,很可能发生同样的事件。

于是11月初,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自老家迁居天津。

又因为天津的住处是临时的,故在天津不设家馆,袁世凯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

八子克珍都到新书院院读书。

袁世凯早在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包括“重游历”“办民实”等十条建议,他奏请清廷派遣王公大臣出访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国情,以广见闻;同时选拔人才出国留学。1900年,清政府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又先后派出数批留学生,多数成才,其中任鸿隽、宋子文、张竞生、谭熙鸿、杨杏佛、李四光等人更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

袁世凯既然如此重视委派学生出国留学,他也一定会想到如何培养自己的儿子。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十六岁)、六子袁克桓(十五岁)、七子克齐(十四岁)出游欧洲各国,由严修领队,同行的有家庭教师徐毓笙,也有严修之子严智崇。严修一行于7月4日晚11点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启程,途经北戴河、满洲里,取道俄罗斯出洋游西欧诸国,所到之处都由当地大清公使接待。而他们一路途中的感觉用香山诗集中的一句描述恰到好处:“强健且宜游胜地,清凉不觉过炎天。”

他们一路游历了俄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瑞士,几乎参观了每个地方的博物馆、雕塑、油画、瓷器必看,甚至中国的古画、古铜、漆器、玉器和日本的器物等等也都看。袁家三兄弟也喜欢看电影、游动物园、观花园、逛市场、坐游轮、乘飞车,凡是当时欧洲的经典和时尚他们都领略过了。

游毕欧洲,7月31日,严修偕袁

家三位公子渡海又返英国,住在离伦敦十里许的徐子璋家。

两个多月的游历,严修对袁家三位公子备加照顾,言传身教,而此时游历欧洲开眼界的目的地已达到,袁家三兄弟也愿意留下来继续在英国留学。接下来严修和徐毓笙以及英国公使商讨选择学校制作衣服等等事宜,同时也与袁世凯几次函电相商,最后于1913年9月帮袁家三兄弟选择位于英格兰的齐顿汉姆学院(Cheltenham College)读书。

这个学院具有很深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背景,袁世凯的初衷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陆军知识,让他们日后管理军队、掌握军队,从军事上来继承父业。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2月,他们接到家人书信,考虑到安全问题,要求他们辍学回国。此时,袁世凯已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全家也搬入中南海。袁世凯在北海静心斋作为外交部宴请宾客的地方,同时设有教育专馆男馆,袁克桓和兄弟继续在北海静心斋读书。

袁世凯的得力助手王筱汀认为,袁世凯最宠爱的就是六子袁克桓,因为他聪慧正直,才把他送去英国学陆军,以后可能是陆军总长的接班人。

在北海静心斋学习期间,袁克桓经常单独陪伴父亲袁世凯散步。袁世凯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根不离手的藤手杖,下端包有铁皮,边走边敲,发出“梆、梆、梆”令人发憷的声音。

有一次深秋晚饭后,落叶满地,寂静无比,袁世凯对身边的袁克桓说,想知道我这根手杖的用处吗?还

没等袁克桓回答,袁世凯举起手杖对着天空“砰”的一声响,惊动了北海公园歇息在树上的大批乌鸦,天空上方顿时黑压压的一大片,而袁克桓低头一看,满地都是红顶子。原来是袁世凯的警卫听到枪声,不出一分钟就全副武装下跪在跟前听候命令。

我们无法去揣摩那个时刻袁克桓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袁克桓不久看到了其父高处不胜寒的状态以及病故前后的景象。袁克桓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陆军总长,而是听从了他母亲“不要从政”的教诲,完完全全投向了实业。

在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早就为宠爱的第六子袁克桓订下了“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娶江苏巡抚陈启泰独生女陈微为妻。

江苏巡抚陈启泰(1842—1909年,字伯屏,湖南长沙县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任江苏巡抚。陈启泰以直言规谏著称,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官员,刚直不阿,而且交友广泛。

1916年,袁克桓十八岁,陈启泰独生女陈微十六岁,当他们准备完婚时,袁世凯正好病逝,按照袁家家规,父母亡故,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守孝期间,百日内不准饮酒、赴宴、理发,三年内不准纳妾。所以他们的婚期就这样延迟了。

随着袁世凯的离去,袁家大家庭分家,五夫人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另一女儿一出生就夭折了)搬到天津小白楼大营门袁家大院内。

两年后,袁克桓结婚,五夫人杨氏派火车专列迎接新人,陈微的陪嫁装满了这一列火车。

何蔓被推进手术室,谢宇一直等着

12



八月长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何蔓与谢宇新婚蜜月,甜蜜得过了头,结果撞树导致车祸。车祸后何蔓苏醒不见谢宇的身影,车祸前的画面还停留在蜜月时的夜晚,却被姐姐告知如今已是五年后,她与谢宇早已离婚。何蔓无法面对自己失忆的事实,只有去找谢宇,希望了解遗失的五年间彼此究竟发生了什么。抱着仅是帮助旧人想法的谢宇在与何蔓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埋藏心底的爱再次被唤醒。被偷走五年记忆,重拾美好爱恋的他们最终能否走向最后的幸福?

【上期回顾】

何蔓从卢之行口中得知了离婚的真相,崩溃的她去见了谢宇,谢宇决定重新接纳她。

情感小说

三个月后,圣诞节。Danny这段时间,逢人便总结他的人生经验。“如果你哥们儿跟你抱怨他的前任,千万只能信一半,我就是因为很傻很天真,顺着哥们儿说那个女人的坏话,还帮他介绍新女朋友,结果呢?他们俩复!合!了!”亲人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复合,远在日本的小环发来了一封只有“啊啊啊啊”和几十个感叹号的邮件;何琪则一脸淡定地表示自己早就猜到了……

为了庆祝重新在一起,谢宇跟何蔓决定举办一场圣诞Party,邀请大家一起来庆祝一下。

谢宇一周前就已经把一棵小雪松搬进了客厅靠窗的角落,何蔓在枝头挂上了可爱的吊饰。突然她觉得自己好像忘了点儿什么,自己进来是要拿什么的?“又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忘事啊?”谢宇刮了刮何蔓的鼻尖。

“火鸡!”何蔓想起自己还没帮火鸡上蜜糖,赶紧冲进厨房。总算是在火鸡表皮上喷上了一层均匀的蜜色,转过头去一边检查清单,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忘了准备。

“蛋糕!蛋糕!”何蔓冒出一头冷汗。客人都快进门了,她现在出门去取蛋糕来回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又怎么了?”谢宇看着她慌张的样子,大感头痛。“蛋糕。”何蔓已经带着哭腔了。谢宇无奈地捂上了自己的眼睛:“在冰箱里。一个小时前你让我带回来的,你自己放到冷藏室的。”

Party进行得很顺利,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晚上,人都走光了,何蔓一边洗碗一边看着客厅里暗下来的圣诞树,不知怎么,忽然觉得有些

心慌,好时光似乎总是会结束。

何蔓经过一段时间绝佳的工作状态之后,突然走起了背运。一次重要提案的现场,她先是找不到U盘,说到一半,又把准备好的提案词忘了个干干净净。幸好这个单子在大家的集体补救下没有丢掉,何蔓还是自责不已。何蔓主动退居二线,在老板的再三挽留下暂时没有离职,HR已经开始物色新的创意总监了。

可是这种坏记性好像越来越严重,这天何蔓去超市,经过一条岔路时,突然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想找手机导航,手机也不见了。万分焦急中,她忽然觉得墙壁开始旋转起来,转着转着,白天落幕成黑夜。何蔓歪倒在路边。

何蔓缓缓睁开眼,视野中一片刺眼的白。“蔓,你醒过来了?”谢宇大步奔到床前。“怎么会昏倒在路上?算了,我去叫医生。”

诊疗室里,医生跟何蔓说要做个小测试。“你现在在哪里?”何蔓笑了:“阳明医院啊。”

“好,那下面三个词语请你跟我读一次——苹果、报纸、火车。请你记住这三个词语,待会儿我会叫你再说一遍。”何蔓忍住笑,自信满满地回答:“苹果、报纸、火车,我记住了。”接下来医生问了一系列数学题。何蔓都顺利答出了。“好,现在请你说出刚才的那三个词语。”

何蔓难以掩饰自己有些呆滞和慌张的眼神,看到旁边谢宇瞬间拧起的眉头,何蔓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急得泪水在眼眶打转。“别急,慢慢来!”谢宇忍不住出声鼓励。何蔓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被推进核磁共振机器的那一刹

那,何蔓有种被推进断头台的感觉。

“何小姐的海马体正在萎缩。从海马体和何小姐平时生活中的表现、记忆力测试的结果综合来看,何小姐极有可能是患了脑退化症。”随着这句话,所有画面真的都退了出去,像退潮一样远离,消失不见。

谢宇原本以为,失忆是有顺序的,何蔓会从最接近现在的开始遗忘,然后一直倒退,最后回到像婴儿一样的状态。实际上失忆是会跳跃的,今天的何蔓来到五年前,明天又可能跳回到大学时候,后天又恢复正常,正常了没几分钟,就拎起包说要去开会……何蔓的病情恶化得比想象中要快。

三个月前医生曾经表示,不做手术的话,现有药物并不能遏制病情的恶化,只能延缓,但是疗效因人而异。如果每天能做足够的运动,维持身体机能,每天抄写报纸、看书朗读以维持认知功能,那么最乐观地估计,何蔓可以撑三四年。何蔓不想变成痴呆。即使最乐观地估计,三年后她也会成为一个没有记忆、没有常识和行为能力的幼儿,也许大小便都无法控制。可是如果做手术,几乎等于找死。

“你真想让我变成痴呆吗?连你和自己都不记得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三年后活着没意思,那你就立刻去死吗?”谢宇激动地咆哮。“手术怎么能叫立刻去死呢?!不是还有两成的可能性康复吗?你知不知道,我会拖累你一辈子?你工作都快保不住了,未来还要负担我的医药费,后半辈子都要照顾一个傻子!你才三十三岁啊,你要毁掉自己一辈子吗?”“照顾你一辈子怎么了?我都没觉得是负担,你凭什么替我决

定?”何蔓的眼泪大颗大颗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这天,谢宇正在逛超市,突然接到了Danny的电话。“谢宇,你还不知道吧?我也是今天无意中知道的,何蔓在医院,她要做手术!”谢宇一愣,扔下购物车,转过身朝着出口的方向狂奔。

“没办法白头到老了,”何蔓看到扶着门框喘息不止的谢宇,笑着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我现在被剃成光头啦!”“我不许你做手术。”“我跟你说,这个手术叫作硬膜下血肿的开颅术,医生们会帮我把手块儿取走。之后我就会恢复正常啦,再也不要一天洗十几次澡了,都掉皮了。”“太危险了,不可以,我们这样不好吗?何琪呢?何琪!你就是这么当姐姐的?你这是在把你妹妹往死路上逼!你是不是不想养她啊?我养!本来也用不着你!我们的事用不着你们管!”谢宇陷入了癫狂状态,他吼累了,走到病床前就要把何蔓抱走。

“谢宇!”何蔓严肃地推开了他,“我动这个手术不仅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谢宇,我想活得有尊严,我想给你有尊严的感情,想给你最好最完整的何蔓。”

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由她摇着自己的胳膊,轻声哀求:“我想康复。我说了,我们还有以后,很长很长的以后,你要有信心,你要等我。”

谢宇隔着玻璃,遥遥望着已经进入麻醉状态的何蔓。他相信她会醒过来,长出头来,黑黑的,又和他一起变白。

他就在这里一直等着她。等着最好的她出现。(完)